

我揹着遙遠在走

◎ 李錦龍

已不再是荷着昨天的行程。
利用午夜沒有光點的漆黑，如此
不能理解地給天涯留下一些吃剩的餅乾。
忍着喝悶酒不好受的感覺，
故人唇際懸掛的字句仍然有我熟悉的遙遠。
二十多年蟻虻蠢動的印象，
我想起有誰曾在窗外看我，
那種靈魂脫殼的赤裸，爲何總是不經意的暴露在淫蕩大眾的面前？

已不再沉淪我從火堆中躍起。

毛細孔舒張後噴出的汗水，

鹹鹹的汗水繼續煽動落日與大地對峙，

但，我只在意路上的泥濘是否把鞋尖弄髒。

所謂正氣磅礴的心情，其實早在

浴血抗戰的初期悄悄地夭折。當我依舊

沿着鐵軌拾撿火車揚棄的煙灰，

有人用掛號寄來一本空白的日記，

而我，只看得懂封面題有我熟悉的遙遠。